

萍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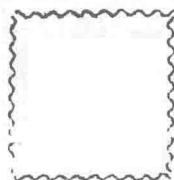
張少峯 著

飄萍

張少華著

1—2000册

有所權版



角捌價定册每



此像，係余前十年時所攝，當時，余纔畢業中學，家嚴驟亡。余迭次升學復見阻于家庭。後又被妻叔所誑騙，而來北平，終未達到升學之志願，乃憤而返里，改學就商於濱江。此像即余行至魯省龍埠，攝此影留贈于家母者。現余已畢業于中大。然家母早已去世，觀影回憶，不禁流涕，寫此數語，聊作紀念。

目 錄

- 著者小影
自己講話
三字
一封秘密的信
綠仁姑娘
一個批評家
文瀛湖的影兒
煩悶的病中
一家佃戶
鳴鐘樓

自己講話

飄萍是我的小說第六集，現已出版了。

這幾年以來，而我真成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流氓，毫無半點工作，終日東奔西跑，火車，旅館，輪船，都是我最安全的家鄉。每天所接觸的人，多半是初交，所以也沒有什麼情感發生。每日所見所聞的事，也毫于我沒有多大關係，所以也沒什麼喜怒哀樂。這樣的生活，以直到現在。然而將來是不是要改變方向？還是這樣混下去？這連我自

己也不知道。

我看我自己，好像一掬浮萍草，在這樣飄蕩遊忽的社會中，既無深根，——埋藏在社會裏；又無線索，懸掛在宇宙間；腳不粘地，頭不柱天，焉能抵得住這狂風暴雨，所以使我也只好隨怒濤漂流，逐波上下，任其漂流，將來是否隨波而漂流入海洋，是否漂流入地獄，是否漂流到飄渺無可有的鄉。我既然變成浮萍草，當然不知道。

八篇短篇小說構成這部飄萍集。這部集子內的取材又都是在飄泊之中，浮萍草的我所採取的事實，還能不是飄蕩無定的材料？我所以將「飄萍」兩字名之。希望讀者，以浩浩大海比社會，將浮萍的行爲比人類。不過，這都是我自己的講話。

一九二三，三，二十一，少峰誌于平寓。

(1)

三字

上

在這一天下午，馬三爺在寓內關門閉窗的忙了老半天，滿公廨內的人們誰也不知道這位馬三爺在屋內作的什麼工作，只是瞧見他開

了門後，叫火倌倒臉水的時節，他已經脫下油漬破碎的灰布襖，而換上剛在祥義號取來的灰囉囉襖，有駝絨裡的夾襖，先前蓬鬆似獅子的頭髮，已經變成光滑，順理，彷彿被老貓舐過。臉上的黑紫疤痕，已經被撲粉填滿了，就像冥衣舖上塗成的假人頭。

馬三爺在公寓的客人笑聲雜喧中出了公寓門，檢了一輛漂亮的人力車坐上，用司提克敲得車底一聲的響，嘴裏咕嚕咕嚕地亂喊：

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當他的人力車拉到煤市街醉月店的門口，馬三爺便喊站住，他從人力車下來，從腰裏掏出一張錢票給車夫，便往裡進，那車夫在後面喊道：

「老爺，——我跑得這樣快，你纔給三十枚，不成。」馬三爺回

頭瞧了他一眼，又掏一張給他，一語不發的走進醉月店內，嘴裡喊道：「有坐位沒有？」他說着就往正中南屋內走去。一位女招待阻止他說：

「客滿了，到別屋坐吧，」說着就要導引他到東廂屋去。

「那正屋沒有坐，就算吧。」他說着用司提克向地一戳就向外走。那位女招待笑着說：

「請到這東屋等一等，那正屋內的客馬上就要走。」馬三爺，無可奈何的進了東廂屋，時纔進來的女招待泡了一壺茶，他坐在那裏吃着茶，兩隻眼不住的向門外望。

忽然瞧見鄭二老從外邊走進來，合他同樣的先走到正中屋子門口，另有一位女招待止住他說：

說：

「那裏面客滿了，請到別的屋子坐。」鄭二老在院中略站了一會

「什麼時候能到出坐？」

「快，馬上就能倒出來，請到這邊屋子內等等。」那位女招待回着臉向那間廂屋說。

馬三爺，心裏納悶，剛纔在屋內臨走的時節，我約他出來看電影。他只推頭痛，用被蓋着頭，理我也不理。我到這裏，他又馬上來了。所可奇怪的，他今天把他的百年不穿的，新洋服也穿上了；滿臉的短黑鬚鬚，也都刮光了。他在那裏弄來的撲粉，連眼眉都擦得發白，——恐怕偷了姊妹子的撲粉。瞧他那個樣子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面孔，還要來吃女招待？

他真有些不自量，那幾次來到這裡，三號所以對他表示好感，無非因為我的關係，讓他握了握手，他就馬上高興的不得了，宣傳說，三號瞧好了他。他要努力去戀愛三號，自己太不自諒了，沒用鏡子瞧瞧自己的鬼面孔，還想自己去單吊。他想藉出了東廂房門，走到正中的屋子門口從側面布幔子縫裏向裏面瞧。

他不瞧尚可，這一瞧到使他更驚奇了。怎麼胡四和公也偷偷來了。今天上午他向我說，他的朋友李宅有喜事，讓他去做什麼證婚人。原來他瞞着我們來到這裡吃女招待呵。噯！三號對他還真不錯啦，白嫩的手已經叫牠握住了，——同讓我握一樣。壞了！壞了！他真大膽，他湊近着要想咬三號的嘴唇。三號一定拒絕他，一定絕拒他。三號的嘴唇，只有叫我咬。像他生得就像煤舖裏裡的掌櫃的，還想吃天鵝

肉。哼！壞蛋！三號的嘴唇又被他咬住。進去！進去！救救三號。

「馬三爺！你喊叫什麼？」鄭二老已經走出來藏在他背後，聽見他瘋瘋癲癲地亂喊叫，便用手拍了他一下。他回頭一瞧，乃是剛纔在西廂屋喝茶等坐的老友鄭二老。

「我不喊叫什麼。你瞧瞧，胡四相公真舒服，獨自一人偷着來吃女招待。叫我們兩人在東西廂屋死等。他在這裏擁抱着三號，真舒服哉。」

「真是他嗎？早晨我約他下午逛東安市場，他說下午他要作什麼證婚人。」

「哼！他也是這樣騙我，你瞧瞧吧。鄭二老也把頭探進去，瞧了瞧果然是三號和胡四相公，而且還擁抱着在一塊兒咬乖乖。噯呀！又

一個 Kisso 三號真會騙人，他對我說只是叫我咬。誰知她也應允了胡四相公。只是苦了馬三爺，化費了有五六百元，連一個嘴唇也沒撈着咬咬。真是冤大腦帶。

「先生們！請你們到屋裡等一等吧，裏面就待。」一個女招待笑着說。

「我們進去，不能讓他一個人在那裡舒服。」他倆個一口同聲的說着走進去竟揭開布幔子。胡四相公吃了一驚，忙笑道：

「你們不是一個說在家頭痛，一個說去看電影，怎麼一會兒同跑到這裏？」

「得了吧，背着我們來單吊三號。」馬三爺笑着將帽子同同提亮遞在三號手中。

「三號，你好呵！也還許他那麼的……」鄭二老將三號手用力捏了一下。

「胡說，誰對我都得規規矩矩地。」她笑着將馬三爺及鄭二老帽子都掛在衣架上。

「真怪！要來還不一塊來。都是我的朋友，鬼鬼祟祟做什麼？」她笑着將一個菜牌子送在後來的他倆個人眼前。

「添什麼菜？今天我請客。」馬三爺就像老驢嗅臊那樣的嗅了兩嗅，又仰着他那黑麻子頭，密縫着兩眼，笑道：

「三號今天越法漂緻了，兩隻水盈盈地眼睛越法添了些妖媚氣，而且香起來了。是麝香？是茉莉香？哎呀，真香呵。」三號羞笑着用她粉白柔嫩的手用勁在馬三爺身上拍了一下，說：

「討厭，你死不死？」

「得了吧，你配向徐小姐開玩笑，人家已經戀愛上胡四相公，還能理你。」鄭二老臉上帶着氣手裏端着一盤醋喝着說着。三號嘻笑着說：

「鄭先生，你不用那樣酸，我們是下賤的女招待，那一個客人戀愛女招待呢？」

「不戀愛，爲什和胡四相公咬得口條一聲響。」馬三爺用手指在自己黑紫疤的臉一撥笑着說。

「差不差，我要添一個黃瓜拌嘴唇。」三號笑道：

「我們何常呢？你不信去問胡先生？」

「不要叫我替你害臊了。你們剛纔還摟在一塊吻着呢？你瞧，你

自己嘴唇上的口紅已經退色了。你的粉白的腮上尙存留着些吻痕，還賴什麼？鄭二老說着撲着三號就要kiss。三號奪手跑在馬三爺眼前，笑着用手巾向腮上亂拭。

「小乖乖，現擦也來不及了。」

「馬先生。你們都是這樣酸。我就承認剛纔合胡四相公kiss有什麼關係？」胡四相公笑道：

「我自己承認，我同三號kiss了。三號那願意，與你們有什麼相干？你們乾饒撈不着。」鄭二老笑道：

「撈不着？得了吧，三號的舌頭長短，我都知道。」三號笑着去打他。

「只是馬三爺是冤大頭。白白愛三號連個嘴唇邊撈不住咬個乖乖